

播放量过亿! 深圳出品AI短片戳泪全网

他用“大手”托举“八号”小战士穿越时代



李兴勇在创作中。白念平 摄

工作。当时,卡通表情包盛行,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:能不能把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融入红色文化,让它更容易被接受?此后,他一头扎进资料里寻找灵感,琢磨怎样让红色文化既保有庄重与敬意,又能被年轻人喜欢。李兴勇说:“深圳年轻,也很有张力,这种氛围推着我快速成长。”

为找到契合精神内核的标志性视觉符号,他反复尝试,最终选定将五角星与脸颊腮红结合,让五角星元素呈现在面部。他又为角色添上带有时代印记的小物件,使形象更贴近当年那些默默无闻、牺牲奉献的人。2021年,“八号”IP正式诞生。

“他帽子上的护耳是一撇一捺,形似汉字‘八’,所以我叫他‘八号’。”李兴勇说。

没有一句台词
却让无数人红了眼眶

起初,李兴勇把“八号”的平面设计稿发布到网络平台。没想到,这个小战士很快被网友看见。这份喜爱,也推动“八号”迭代升级,从平面形象升级为3D形象。一次次迭代,一次次打磨,脸上的五角星也从部分图案收

拢为只留一角,更含蓄,也更耐看。

AI视频工具兴起后,他又自学相关技术,把“八号”的定稿形象导入其中,用一行行指令让静止的画面“活”了起来。

叙事上,他最初的版本有人物对白,效果却不好。网友留言说,台词会拖慢节奏,削弱画面的感染力。于是,他把对白全部删掉,让观众自己走进,与角色同频。

情节上,他也反复推敲。网友的留言互动成了灵感来源,网络素材也被他翻了个遍。

今年上半年,他开始把“大手”融入创作。“这个元素有两层寓意:既寄托着普通人想为先辈送衣食的心愿,也象征着如今强盛的祖国守护万里山河。”李兴勇解释。

9月初,“大手”系列在网络平台发布后迅速出圈,打动众多网友。许多人留言称多次泪目:“看得我眼泪哗哗地流,根本止不住。”“致敬先烈们!”“这盛世,如你所愿。”……

截至9月16日,“八号”系列视频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超1亿次。最让他动容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网友,她追更了“八号”系列的每一条短片,多次录制跟拍视频。“镜头里,她没什么表情,也不说话,只是把前置镜头对准自己。”李兴勇回忆。

“我很高兴,‘八号’能成为一个人物,让更多年轻人,尤其是青少年,通过自己喜爱的卡通形象,真正走近那段历史。”李兴勇说。

未来,李兴勇想把主要精力留给

内容创作,继续用新的视角,讲更多红色故事。

白念平(摘自《深圳晚报》)



“八号”小战士被一只大手缓缓托举,来到今日的中国。(视频截图)

人物

一颗红色种子
在深圳长成“八号”

李兴勇生于贵州遵义。高中时期,他常去红色纪念馆。有些文字介绍很长,年幼的他读不太懂,但那些黑白照片里的面孔,像火种一样留在了心里。

2013年,李兴勇来到深圳,进入设计行业,从事商场氛围陈列、展陈包装

讲述人:黑龙江富锦市
南岗社区红色电影放映队
队长彭步钦

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习惯叫我老彭。他们只要看见广场上拉起的白幕布,就知道我又带着电影来了。算到今年,我跟电影放映这件事打交道,已经52个年头。

我1969年入伍成为一名铁道兵,那时候部队里常放红色电影,像《地道战》《铁道游击队》这些片子,我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我总觉得,那道从放映机里射出来的光,不光能照亮漆黑的夜晚,更能照进人心里,给人打气、给人方向。1974年我复员回到富锦向阳川公社,正好公社招电影放映员,我想都没想就报了名——能把这份光亮带给乡亲,什么都值得。

那时乡下文化生活匮乏,只要听说哪个村晚上放电影,乡亲们白天干活都格外有劲儿,孩子们早早搬着小板凳去银幕前占位置,十里外的村民都赶着过来。

为了让大家看上更多新片子,我平时省吃俭用,攒下钱就用来购置设备、更新拷贝。东北的冬天寒风刺骨,积雪常常没过脚踝,百十斤重的设备运起来费劲,我就用手推车推、用铁爬犁拉,踩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村串屯。

52年,走村串屯给乡亲们放电影



彭步钦在给群众放映电影。孙维海 摄(AI修饰生成素描画)

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,电视机慢慢走进寻常百姓家,看露天电影的人越来越少,公社的放映队也就解散了。身边的同事一个个转了行,有人劝我,都没人看了,还费那劲干啥?

可我心里认准了一个理:这块阵地不能丢,别人不干了,我得接着干。我一个人扛起设备,继续骑车下乡放电影。从肩挑扁担到自行车驮,从机动三轮车到后来添置的微型面包车,

运输工具换了一代又一代,我走村串屯的脚步从来没停过。

2000年,我牵头成立了科技放映队。我琢磨着,光给乡亲们放故事片还不够,得给他们送点实用的致富本事。我挨家挨户走访农户,记下大家的需求,自掏腰包买来种植、养殖类的科普影片,把“致富经”送到田间地头。向阳川村的养殖户谢明看完《小尾寒羊》的科普片后,照着片子里的方

法改进养殖技术,当年收入就上了一个大台阶,特意跑到家里来谢我。

2005年,我注意到城里工地的农民工兄弟白天干活累,晚上没什么文化生活,就办起了“农民工电影夜市”,免费给务工人员放电影,让在外打拼的人也能感受到一点家的暖意。

2013年黑龙江同江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,我当时听说受灾群众安置点的乡亲们情绪低落,装上设备就往灾区赶。前后辗转6个安置点,连续放映了6天。看着大家坐在银幕前,脸上的愁容慢慢散开,我心里很欣慰。

我买了一辆微型面包车,租了35毫米提包机,两个月跑遍了37所中小学,义务放映抗日题材影片《常隆基》。看着孩子们盯着银幕,被英雄故事打动的样子,我觉得自己充满力量。

这些年我获得了不少荣誉,可在我心里,再多奖状都不如乡亲们一句“老彭你来了”实在。

最让我欣慰的是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放映队,这份光影里的初心,正在慢慢传下去。有人问我打算放到什么时候,我说,只要还走得动,只要乡亲们还爱看,就一直放下去。

郭晓龙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